少數民族的宣教歷程

余雋瑞

看到少數民族的福音需要，想促進少數民族的宣教（簡稱少民宣教）時，筆者並不是一個宣教士，否則可以立刻投身這個事工。當時，筆者已經不在教會作牧養工作，否則可以向教會傳遞少民異象，帶動教會展開少民宣教。筆者也曾任差會的委員，藉差會發動少民宣教，更是直接和迅速的，只是筆者也已經放下差會的參與，專心在香港的中國宣道神學院（中宣）教學事奉。

如何在神學院的處境發展差傳和少民宣教，是筆者從來未想過，也缺乏先例可援的。神學院缺乏教會的人力資源及差會的差派經驗，如何向未得之民開荒宣教？但中宣是以中國異象創立，也知道中國是「創啟」地區，必須以不一樣的創新宣教策略面對。神是信心創始成終的神，祂既賜下中國異象，也必引導不同事工的開展，少民事工是國內教會培訓、工廠民工、大學校園等事工中不可缺少的一環。

筆者於91年開始摸索少民宣教：一方面在學院開設少民課程，組織少民短宣；另一方面與伙伴教會促進少民地區的助學扶貧，為長線宣教建立平台。學院的宣訓部在公元2000年轉型為小型差會，鼓勵畢業生投身為中國宣教士，先後有兩位神學畢業生投身少民事工。筆者在神學院的主要工作是教授神學和宣教學，但也兼負宣訓部差會的行政管理，深感為少數民族守望只是中國事工的一環，但必須持之以恆，發揮啟導者的功能（facilitator），便會喜見少民宣教士和差會的出現，展開少民宣教新一頁。

一、呼聲與呼召

91年的華福大會中播放了少數民族的短片，介紹了他們的需要，其後華福中心出版《誰來關心我——中國少數民族概覽》一書，讓華人教會認識這群未得之民，筆者得到激勵。既然少民是中華大地的福音未得之民，中宣是為中國宣教而成立的培訓機構，分擔責任實在義不容辭。聽到了呼聲，便需要作出具體的回應，筆者雖然沒有少民宣教的呼召，但相信蒙召進入中宣的神學生之中，神會呼召一些畢業後作少民宣教的。基於這個信念，筆者便開始在可行的範圍內促進少民宣教的工作。

二、資料搜集與會議交流

少數民族佔中國人口8%，比起漢族雖是少數，但13億人口中也超過1億，實際人數並不少。按政府的分類，中國有55個少數民族，但按人類學及宣教學者的研究，中國有超過400個可辨別的民族群體，他們有專有的名稱及獨有的方言。筆者開始搜集少數民族的資料，但在香港附近地區可找到的書籍並不多，反而有一次遠赴北京，在中央民族學院的書店買到各民族的歷史、風俗和語言三個系列共100多本的單行本，當時的書價仍很廉宜，筆

者購得不亦樂乎。這些資料遂成為日後學院開設少數民族科目，供學生研究和整理的資料。他們將少數民族的狀況和需要化為代禱書籤、展覽版及幻燈片，向香港教會傳遞少民呼聲。

藉著資料的搜集和實地了解，中宣的師生可以更具體為各族禱告，以及思考可行的事工策略。例如廣西的壯族，是人數最多的一個少數民族，有1,800萬，原來這一族又可分50種方言，其中有8種方言的支派人口超過100萬。少數民族主要分佈於中國的東北、西北及西南地區的邊疆省份，筆者較多前往毗鄰香港的西南地區省份，探索廣西、貴州及雲南等地的少數民族，因為交通所需的時間和費用都較往東北和西北地區經濟。

96年又開始了少數民族事工交流會議，每年舉行一次，籌辦和參加會議的主要是西方宣教士和西方差會。西方的帶職宣教士在80年代到中國，學會了普通話，90年代便紛紛向少數民族地區進發。筆者就所服侍的區域參加了西南地區的會議，這些地區性的會議又促進了一些個別民族的事工會議，讓少民狀況得到更細節的資料搜集和經驗交流，事工上有更具體的分工和配搭。會議更擴闊神國度的網絡和聯繫，促進資源共享，使收事半工倍之效。原來在東南亞和北美被稱為赫蒙族（Hmong）的，源於國內的苗族，被稱為與敏（Iu Mienh）族的，即國內的盤瑤，因此北美赫蒙和與敏族教會的資源，如該族方言的耶穌傳、福音信息和詩歌，可以促進國內苗族和盤瑤族的事工。聯絡他們來國內短宣，發揮了合一的見證和果效，而他們也為能尋回民族之根而高興；雖然不懂中文也不能用英語，但卻能用民族方言向自己同胞傳福音，效果更為顯著。西教士過去向菲律賓、印尼及非洲等地的土著宣教的經驗，證實了「順序聖經故事法」（Chronological Bible）是向文盲部落傳福音的有效方法，因此國內少民的佈道和培訓工作也採用這套教材，無須盲目摸索蹤釘了。

三、從「認領一民」到「聯包一民」

在94年，美國加州的一間國際教會找上門來，他們教會的短宣隊在過去3年曾到過多個少數民族地區，最後找到了合適的地點和民族，可以展開「認領一民」事工，但希望有中國教會作伙伴，便邀請我們合作。領隊是差傳部的牧師，有西人的名字卻是黃種人的皮膚，原來是筆者從前所牧養的教會創堂西教士的養子。那位西教士在50年代從中國撤出，到香港傳福音建立教會，退休回美後還念念不忘中國，把負擔傳給了養子。我們倆人除了有這個微妙的關係外，一次聯合短宣到認領的旅遊區接觸所認領的民族，都確認這是神的心意，叫我們合作共同委身於這個民族的福音事工。

「認領一民」（Adopt-A-People, AAP）的策略是一間教會專注於一個福音未得的民族，向他們傳福音建立教會，直至當地的領袖和教會能夠承擔向自己民族傳福音的責任為止。這是長線委身的事奉，不是三、五年之間可作成的，可能要用上20或30年的時間，特別是在仍有傳教限制的地方。不過從開始時起，我們都了解「認領一民」的限制，一個教會或差會的資源及恩賜有限，難以獨力承擔，聯合起來便能彼此補足，有美好的、合一的宣教合作。中宣與美國教會這個「認領一民」的事工，很快便帶動了香港的教會和國內的教會一起參與，進到「聯包一民」的階段。

「多方聯合承包一民」（Multi-Adoption Partnership, MAP），簡稱「聯包一民」，強調負責認領多個群體，按彼此不同的恩賜負責不同的工作，避免事工重複而產生衝突，也可以加強默契和合作。多年來，我們與國際伙伴合作有美好的效果；美國教會的短宣隊到當地學校培訓英語老師，醫療隊伍到孤兒園提供醫療或牙科保健服務，年青人上山把扶貧物資送給貧窮的村寨。香港教會的短宣隊可住在山寨，作佈道和栽培的工作，而當地的教會甚至可以在週末、假期，作跟進栽培的工作。

四、從短宣到長宣

少數民族住在高山、沙漠和偏遠地區，大多是交通不達之地，到他們當中，首先要克服地理的差距。短宣隊到達目標區最少要一天的時間，包括坐飛機和路上交通，然後每天還要上山到不同的村寨。路途崎嶇難行，又背著扶貧及活動物資，有時需要走兩、三小時的路，烈日當空下容易中暑，沒有受苦的心志，便不能作長期義工或同工。筆者為隊員創作了爬山三一口訣：走路三分鐘，休息一分鐘。當地同工往往就地取材，把野草捲成草帽，在攀登無樹木的梯田時抵擋頭頂上的陽光。從事少數民族宣教，雖不至於流淚撒種，但會汗流浹背！筆

者的子女，上大學前都曾參加短宣隊，既可以了解父親的事奉，當看到少民的貧困及學校的簡陋，更會珍惜所擁有的升學機會和舒適生活，知道並非理所當然，人生便有正確的方向和目標。少數民族的淳樸以及山明水秀的環境，吸引筆者在過去十年（1994-2004）內，每年都帶領一兩次短宣隊到當地，向受偶像迷惑的少民還福音的債。

美國伙伴教會有華裔青年參與，他們聽、講普通話的能力都不足，但帶來的兩個項目都相當吸引和有果效；一個是汽球帽，一個是布偶劇。他們打氣吹起長長的彩色汽球，村裡的兒童都好奇地聚集，當隊員把長長的汽球扭成奇形怪狀的帽子套在他們的頭上，就更加興奮雀躍。隊員們架起布偶幕，一些隊員領著頭戴汽球帽的孩童在村內繞一圈，不需多費唇舌便把他們的父母和公公婆婆召集來聚會的房子。知道將有戲劇上演，他們不再站在房外遠觀，都走進來與兒孫同樂；當孩童能學唱簡單的英文歌，父母都感到欣慰。村民一般都希望外界的人多來，幫助他們脫貧，但傳福音卻不是當地幹部所樂見的，所以我們不會隨便發單張，盡量用「無字天書」或「五色手鍊」，只有真誠信主的人才會得到聖經或福音小冊子。

偏遠的少數民族與世隔離，所以能保存獨特的風俗和文化，中國政府一直希望他們能融入地方社會，可是現在仍有一半以上的民族未被漢化。但政府推動統一語言（普通話）及文字（簡體字）多年，曾受教育的少數民族都通用普通話。不過老人和孩童還是習慣用自己的方言，普通話的聽和講都不大靈通，所以我們往往先找學校的老師，因他們可以幫助傳譯和溝通。感謝主，在接觸不同民族村寨的過程中，好幾位初信和受洗的都是學校的老師，有壯族、苗族和瑤族的。他們信主後，很積極代表我們聯絡校方，為貧苦學生提供助學金。

五、醫療、助學作平台

山上村寨的學校規模很少及缺乏師資，一般只辦到小四，五年級以後便要下山在學校寄宿，費用相應增加，有些貧苦家庭的子女因而輟學。有見及此，我們便成立助學機構，在香港向教會籌募助學經費，在少民地區的學校定點長期提供助學金，藉此愛心關懷而建立平台，使有長期負擔的神學生、畢業生或義工得到進來的身份和名義。藉著幾間一同「認領一民」教會的長期捐款，當地4間學校有300多位學生得到資助，能繼續接受教育，避免貧者越貧的惡性循環。與學校建立良好關係後，短宣隊便可公開地在校園提供暑期活動，與老師、學生建立關係，循序漸進地傳福音及栽培信徒。

除了助學的需要，少民地區也需要醫療服務。山上的村寨遠離城鎮，傷病一般用原始的治療方法（如用爐灰止血）或找村裡的巫醫，再不見好轉便求神拜佛，因此他們病痛越多便越迷信，越迷信也病痛越多。少數民族的偶像、鬼神也特別多，要打開福音的門，所遇到的靈界攻擊很多（筆者也曾被馬撞而倒地），很需要代禱托住。有一次，短宣隊員的教會在短宣期間24小時接棒代禱，那次所經歷的攔阻最少，見證奇妙的事情最多，隊員竟發現有祈禱治病的恩賜。

又有一次，在瑤族村寨裡見到一個6歲女孩，一條腿的外側有一大片被灼傷，原來前一天她不小心踫到一鍋滾湯。為何不送去醫院治療？因為重傷留院須交按金500元，家裡拿不出這筆錢，女孩便得不到及時的治理，父母眉頭深鎖，憂心忡忡。筆者立即請當地同工送女童到醫院治理，並留下足夠的覆診費用。短宣隊離開前，我們到醫院探望她，真是喜怒交集：喜者女孩得到治理，家人笑逐顏開；怒者原來醫院得世界銀行捐助興建，醫生、藥物皆齊備，卻見死不救。一年後再見這女孩，皮膚一點灼傷的痕跡都沒有，家人都感恩接受基督的

救恩，這愛心的故事也在山間傳開。這些案例不少，差不多每一個村寨都有因傷未獲即時治療而導致局部傷殘，因此短宣隊也邀請醫生同行，診斷這些案例，建議如何跟進。另一位苗族的女孩一歲大時被燙傷右手，未獲治療而令手掌蜷曲變形，不能寫字操作。我們安排醫生診斷，為她籌款施手術，結果手掌的形態和功能都恢復正常。這個持續兩年的愛心行動，感動了兩個村莊三戶人家接受基督。這些個案和過程都在筆者的短宣相簿中留下難忘的一頁。

六、少民宣教士及差會

筆者曾外借給中國福音會（創立中宣的差會）數年，任美國洛杉磯辦事處的主任，帶動美國教會到中國宣教。有一位波士頓教會的隊員參加少民短宣後，介紹筆者給教會的差傳部，成為了他們所支持的宣教士。在美國的事奉，筆者學習帶領和管理一個小差會，並且憑信心籌款成為一位宣教士。2000年回到中宣事奉後，便把宣訓部轉變為小差會，讓畢業生投身成為中國宣教士。先後兩位投身少民宣教的畢業生，都成為宣訓部的宣教同工，推動不斷發展的教育和醫療事工。

第一位投身少民宣教的畢業生，透過短宣聽到神的呼召，並看見助學和醫療的需要。她物色當地的醫科畢業生，在接觸的過程中，帶領了一位姊妹信主，又邀請她投身醫療服侍，平日駐校提供學生健康教育，週末與學生回到他們的村寨，尋找需要醫療服務的村民，以基督的愛為他們安排適當的治療和藥物。

七、培訓及城市事工

盡快培養少數民族的信徒和同工，以自己的方言和工具向族人傳福音，是福音遍傳少數民族的關鍵。有一次，我們召集了貴州8位苗族信徒，接受聖經培訓一個月，先用普通話講解福音信息，然後請他們用自己的方言講一次，並攝錄下來製成影碟，讓他們帶回家，在傳道時播放，竟很快在幾個村寨帶領了200多人信主。

在經濟改革和都市化的大潮流下，山區的少數民族開始向城市跑，筆者也開始捨遠就近，在珠江三角洲的城市接待他們。原因有二：一是筆者的膝蓋開始老化，不敢再挑戰高山峻嶺，而更重要的是，離鄉別井來到城市的少數民族，不再受山寨的宗教習俗所約束，對新事物好奇和求知，成為接受福音和培育的好土。進到大城市，他們也使用城市共通的語言——普通話，向他們傳福音便毋須學習他們的方言，減少了一重障礙。所以筆者開始安排少數民族在工廠工作，或建立商店教會，在他們工作的地方裝備他們，向同鄉傳福音和建立教會。他們在城市的職場教會得到裝備後，便能短期或長期回鄉宣教，這是近年來的大趨勢。城鄉教會需要協調，以適應近年城鄉急劇的變化。

（作者為香港中國宣道神學院副院長）